

我想要绽放的生命

——一个女白血病患者的病房日记

范秋荣
著

一辈子不长，最青春时，
往往也**最迷茫**。

谁愿意支付最美的韶光，
与病魔擂鼓赤膊，然后微笑收场。
回首处，时光给我镀上了一层不被氧化的保护网。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2010

我想要绽放的生命

——一个女白血病患者的病房日记

范秋荣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想要绽放的生命：一个女白血病患者的病房日记 / 范秋荣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9 (2016.1 重印)

ISBN 978 - 7 - 5047 - 5845 - 3

I. ①我… II. ①范…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8090 号

策划编辑 李彩琴

责任编辑 于 森 李彩琴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饶莉莉

责任发行 敬 东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845 - 3/I · 0202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27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序

我的生命又走过了一个美丽的春天。

自从 2005 年春天经历死亡的宣判，到今天这应该是我战胜血癌的近十个年头了，同时也是我来到异乡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生命在岗位上展示她存在的价值，同时也在生活中享受爱的滋润与温暖。

这些年，也有不少病友和病友的家属到报社找到我，与我一起探讨治疗血癌的方法，我不是医生，我只能以自己的经历去安慰病友们如何走出精神的困境，因为很多时候人的困境，是精神的困境，我学会了倾听来自生命真实的声音。

我曾经也常去看望我最好的病友易江南，向他请教一些中医治疗的办法，也向他倾诉自己的想法。他也是一位慢性粒白

血病患者，他坚持运用中医疗法抗癌长达十年，他曾经给予我战胜癌症的信心，2008年春天目睹他的离世，我对未来对白血病又一次感到了绝望，现在，我只能借助文字寄托着对他的哀思。我记着他的临终遗言，如果有机会活着，他说会写一本关于白血病患者书，让更多有爱心的人士关注和理解白血病患者这个群体的艰辛，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或许，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了。

时间也是最好的医生，灾难有助于成长。因为我经营着我们报业集团的一份副刊——《养生周刊》，2012年秋天有幸认识了黄辉博士，他是北京某肿瘤研究所的专家，下派到我们这个城市做副市长，他研究的几个抗癌课题正在这里一家医院实施，采访中他曾经提到，癌症患者通过记日记或者吼叫的方法来宣泄情感上的压抑，有利于自身的康复。

这让我想到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有个朋友鼓励我坚持记录一本自己的生命日记，应该是这本日记分担了我的恐慌，缓解了我的压力。更让我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生没有什么比经历死亡最深刻的体验了！后来在网上看到于娟、陆幼清这些抗癌者的生命日记，可惜他们已经离去，我为之惋惜，活着或许是我们癌症患者生命最美的绽放。

我诚惶诚恐，我真的像许多癌症患者一样吗？如果只留下一些对生命感悟的文字，生命从此就沉默于自然。我的内心一直矛盾着，挣扎着走过了这九年，把血液病房的日记好好整理出来成了我的梦想，出书是病友易江南未完成的心愿，足足有

三个月的时间，我对着电脑发呆，不知如何开始倾诉自己和病友们经历的故事？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本日志曾经也是我的生命留言，一个女白血病患者的留言，梦想一旦生花，历经磨砺却很坦然。

在自己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却退下来享受安静，这是许多人看不懂、也怀疑的地方。虽然也有很多利益的割舍，但依然听从内心的安排，我找个理由辞掉了可靠的司机，开始用脚步丈量生命的长度，我为生命放慢了脚步。

意外总是不速之客，回忆着我和我的病友们死生一线的五十八个日日夜夜。在广州军区总医院血液病房里发生的故事犹如昨天，我思念着那些离世的和活着的病友们。依然对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给予我的照顾心存感激，依然感激困境时那些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领导和朋友们，依然没有忘记那红色的、绽放的紫荆花下我和病友小姚许下的生命的诺言……

目 录

- 第一章 我要向你倾诉 // 001
- 第二章 入院的前夜 // 008
- 第三章 入院的第一天 // 015
- 第四章 一场感冒带来的恐慌 // 029
- 第五章 我感到一阵恐慌的疼痛 // 036
- 第六章 做骨穿被“实习”一次 // 042
- 第七章 末日的降临 // 045
- 第八章 风吹过的痕迹 // 063
- 第九章 我要活着 // 067
- 第十章 住院的第二天 // 074
- 第十一章 我是病房里唯一的女病人 // 080

- 第十二章 第一次查房 // 089
- 第十三章 我还有最后的希望 // 093
- 第十四章 我还能支撑多久 // 100
- 第十五章 病友夏荷 // 105
- 第十六章 病从心生 // 118
- 第十七章 女人更需要内心强大 // 123
- 第十八章 当爱情遭遇癌症 // 127
- 第十九章 无奈的放纵 // 137
- 第二十章 生命正能量 // 143
- 第二十一章 我想放弃移植 // 151
- 第二十二章 快乐是生命的良药 // 156
- 第二十三章 比癌症更可怕的是人心 // 165
- 第二十四章 雪上加霜 // 174
- 第二十五章 生命的尊严 // 184
- 第二十六章 病友小陈 // 188
- 第二十七章 我的第二病室 // 190
- 第二十八章 拯救小广森 // 194
- 第二十九章 相信明天会更好 // 198
- 第三十章 坚持，加油！ // 204
- 第三十一章 爱心铸就希望 // 209
- 第三十二章 心灵的苦役 // 213
- 第三十三章 死亡的经历 // 219
- 第三十四章 经历就是财富 // 222

- 第三十五章 最后的方案 // 226
- 第三十六章 笑声过后是哭声 // 232
- 第三十七章 病友小姚 // 240
- 第三十八章 逃跑的病人 // 246
- 第三十九章 血液病房 // 256
- 第四十章 老大的眼泪 // 261
- 第四十一章 生命的离歌 // 267
- 第四十二章 心底的忏悔 // 277
- 第四十三章 我想要绽放的生命 // 282
- 第四十四章 春天的脚步 // 285
- 第四十五章 今晚如此孤寂 // 287
- 第四十六章 希望与死亡 // 290
- 第四十七章 最后一次查房 // 298
- 第四十八章 英雄归来 // 306
- 第四十九章 特别的采访 // 312
- 第五十章 告别病友 // 317
- 第五十一章 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开始 // 321

第一章

我要向你倾诉

2006年1月24日

一个中年女人的哭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

“我的儿啊，你不能走了啊！你让妈怎么活啊？”在广州军区总医院血液科住院部的病房里，突然，从外面传来一个妇女凄惨的哭喊声，哭声里的那种悲切撼动天地。

“怎么了，怎么了，谁不行了？谁又走了？”陈广森的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又看看自己躺在床上熟睡的儿子小广森，南床张子豪的妈妈神情格外紧张。“外面好像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了，哎！谁知道呢？”张子豪的妈妈屏住呼吸，瞬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跳下来，穿着拖鞋，拉开门向外面探出头想

看个究竟。

病房前的走廊里灯光有些昏暗，空气也有些淡淡的清凉，只看见血液病房住院部从西到东的走廊里，已经围满了很多穿着军装的士兵，门前的院子里也有黑压压的一群人，原来妇女的哭喊声就是从院子里不远处传来的。

我看到一个身材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跪在地上，身边有两个年轻人在拉着她，安慰着她。可是，任凭他们怎么用力也扶不起早已瘫软在地的中年妇女。她声音响亮，向老天哭诉着失去儿子的伤痛，她呼唤着亲人的名字那情景是那样悲切。

多个病房的灯光也都亮了起来，这时很多病友及病友的家属也都纷纷走出自己的房间聚集在走廊张望。

“范姐，好像是27号的病房有事了，你看护士医生都出入了最西边的27号的病房。”顺着病友小陈指着的方向，我看到护士站旁左边第一间重症监护病房里灯光刺眼，一群穿着白衣大褂的医生、护士慌忙出入，27号的门口还堵着一群人，不时有哭声从人群中传出。

血液科主任医生肖扬也站在离我们病房的门口不远处的走廊里。身穿白色大褂的肖主任一脸的严肃，胸前还挂着听诊器，耳边挂着的一次性口罩还没来得及摘下，眼睛也紧紧地盯着那个27号病房。

我挤过去跟他打招呼。我还问他：“肖主任，我的汇款今天到医院账户了吗？我明天能办出院手续吗？”他看看我，没有了平时的温和，“不知道，范儿，明天再说吧，我们正在抢

救一个病人。”

小何的女儿也是这儿的血液病人，在这家医院住的比较久，对这比较熟悉。她和陈广森的爸爸穿过人群往那个房间走近了几步，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出事了。

“抢救的什么人呢？”我没有敢再多问肖主任，和广森的妈妈，子豪妈妈站在病房的门口胡乱猜测着，小何来到我们病房的门口神秘兮兮地和广森的妈妈介绍着那个被抢救病人的情况。

“广森妈妈，我听说 27 号病房的病友是部队的一个副连长呢！很优秀，他是急性白血病。小伙子今年才 28 岁，对了，他的父亲经常陪着他在院子里走走，女朋友也经常在这陪着他，不过他一直没答应和女朋友结婚，可能也是想到今天的结果。”

“而他的女朋友却对他不离不弃，这些天都是女朋友在这照顾。哎，上天真是对人不公！”小何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说完这几句话，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听得出他对那个病友的惋惜，还有感动。

“刚才哭的最伤心的那个妇女是连长的母亲，听护士长说这个连长不行了，无法抢救了。他的女朋友刚才都晕过去了，护士长掐她的人中才缓过气来。走廊里那些穿军装的人都是他的战友，他的所有亲人们也都过来看他最后一眼”，小广森的父亲也感慨地跟老婆汇报。

那一刻，我却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副连长什么样子，虽然小何说他前几天还在院子里散步呢，都是他女朋友在旁边陪着、

搀扶着，“范儿，你应该有印象的！”小何提醒着我。

我应该记得，因为我也喜欢在血液病房前的院子里散步。可是，血液科的那么多病人我都有印象却想不起来他的样子，脑海里依稀有个情形：一个年轻的女孩时常搀扶着一个瘦弱的男人在院子的西边散步。

我有种想去看他的冲动，或者想看看他的样子，看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是那种失去亲人的悲伤场面，让我的双脚无论如何都不敢向前迈出一步。

中年妇女的哭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一直到那个副连长的遗体被他的战友推出了病房。目送着他的亲人和战友们也都跟着有秩序地离开，很多医生和护士也都逐渐散去，我看到身边很多病友以及他们亲人的脸上都挂着还没来得及擦掉的泪水。

本来可以独立行走的年轻战士小陈，是我第一病室的病友，化疗刚刚结束，此刻却被战友扶着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他和这个连长是同一个类型的白血病，他的内心可能最为复杂。

还有病友小姚，他一直依靠着身后的墙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脸色发青，眼角湿润，他在那里站多久我都忘记了，我也是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任由眼泪流了下来，因怕惊醒病房里的两个孩子，我躲到卫生间用毛巾捂着脸哭了半天。

病房里很快又恢复了往日夜里应有的平静。这个晚上目睹了一个军人的死亡，一个血液病房的病友的离世，一个母亲失去爱子的痛苦，我们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包括另外一些病房的病友和他们的家属们，大家都对一个年轻生

命的逝去感到无比的惋惜。

大家又回到各自的病房，躺在自己的病床上，默默无语，子豪妈妈关掉了本就没有声音的电视，今晚大家跟过去的每晚都不同，没有任何关于死与生的交流，也没有人发表任何关于生命话题的意见。就连最爱发表意见的广森妈妈，也是含泪无语。

右边床上小广森的妈妈哭得最厉害，鼻涕一把泪一把，她紧紧地用胳膊抱着自己三岁的儿子，将小广森瘦弱的身体放在怀里。今天晚上她没有让儿子一个人独睡，她感受着他弱小的温度，就那样紧紧地抱了孩子一整个晚上，似乎害怕自己稍一松手就会失去可爱的心肝宝贝。

我想，此时此刻两个妈妈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两个孩子的病情也是一样——再生障碍性贫血。左床张子豪的妈妈声音有些呜咽，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哭声怕惊醒熟睡的儿子，她俯下身，轻轻亲吻着孩子的额头，看着眼前的孩子，担心他的离去。

两个小病友还深深地熟睡着，完全感受不到母亲失去孩子的悲伤，他们承受的是身体的伤痛，外面的哭声并未惊动他们，却惊动了他们的母亲心灵里独有的情感——无法抑制的悲伤。

整个晚上，小广森的妈妈都没有回到病房休息，他那把用来临时看护孩子的躺椅还没撑开，就那样孤独地倚在墙角。也许此刻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亲人，每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痛。

这一夜是个不眠之夜，谁也没有安慰谁，我和两个邻床小病友的妈妈都没有睡觉。大家静静地躺在床上，想着各自的心事。没有人能够理解两个母亲的呼吸里散发着多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伤痛——两个孩子的生命都危在旦夕。

因为不知道下一次这种生死离别之痛会降临在谁的身上，今天刚刚恢复的快乐刹那间像一幢高楼夷为平地。我又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惧，眼泪不停地流着，为自己也为别人。

那个妇女的哭声久久地在耳边回荡着，忽高忽低，就像一首悲恸欲绝的生与死的离歌，没有歌词，却是那样地撕扯着人最敏感的神经。

这一天的经历有些复杂，让人的情感充满着无奈，有生的希望更有死亡的悲哀。梳理一下时间，离2006年的春节还有五天。

明天是医院里最后一次查房，如果余下的住院费用能够及时到账，我就要结束两个月的治疗之旅。同时今天也是我住进广州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治疗的第五十八天，这个夜晚我们病房的灯光第一次亮了一夜。

夜里没有医生护士的查房，也没有人主动去拉下电灯的开关，也许每个人都渴望灯光的那丝温暖。我轻轻地打开日志，面对着病房白色的墙壁，三张白色覆盖的病床，我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我想倾诉，倾诉我心此刻的不安和恐慌；突然间，我好想有个肩膀可以依靠，能让我感到温暖和力量；我比任何一天都

期盼黎明能快快到来，让我的生命感到黑暗不再漫长。

这个晚上我一如五十八天入院前的那个晚上一样，对生命充满希望的同时也伴着死亡的威胁，我担心有一天我也会如此地离去，我的思维和经历会无声地埋葬于坟墓。虽然我也懂得，死亡的降临就像黑夜白天一样终会来临。我从没想到过我死后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我也根本不想去设想或假设，现实比设想残酷。

这或许是我短暂人生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

第二章

入院的前夜

2005 年 11 月 27 日

明天我就要入院接受治疗了，躺在弟弟租来的宿舍里怎么也睡不着，尝试从 1 数到 100，又从 100 数到 1，窗外汽笛鸣叫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今天是周末，以往的这一天都是我回家和父母相聚的日子。刚才和父亲通了电话，电话线那头的他半天都无语。我仍然没有扯断对他的想念，我一直回味着父亲半天说出的一句话：“孩子，无论有多难，要好好地活着。”

我告诉父亲，“这次女儿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假期去旅游，周末不再回去看您了，要少喝酒，少吸烟，不要和母亲吵架；